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总策划 戴佩丽

主 编 孙春光 副主编 马庭英

高
华
◎
著

新疆是个好地方 苜蓿花语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总策划 戴佩丽

主 编 孙春光 副主编 马庭英

高
华
◎
著

新疆是个好地方 苜蓿花语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苜蓿花语 / 高华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9. 2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新疆是个好地方)

ISBN 978-7-5660-1597-6

I. ①苜… II. ①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0109 号

苜蓿花语

著 者 高 华

责任编辑 戴佩丽

责任校对 胡菁瑶 赵静 肖俊俊 杜星宇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597-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2018~076



前 言

“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定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并以日益凸显的区位优势 and 辐射效应，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步衔接。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稳定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创新呈现快速增长。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高瞻远瞩、英明睿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新疆形势就能朝着全面稳定的方向发展、就能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疆经济就一定能够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新疆地区走向现代化、融入现代化潮流、发展现代文化的一次新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大型文化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出版项目正式推出，其目的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推进新疆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丛书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正确文化导向，团结、稳定、



鼓劲，弘扬正能量；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使文学作品服务大局，形成文化艺术的强大合力。丛书作品内容注重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切实提高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坚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丛书的出版发行，将对发展新疆区域文化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基于此，我们遴选了疆内的数十位知名作家，通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等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新疆现代文化发展，展示各民族同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逐步形成的进步、文明、开放、包容、科学的理念，讴歌各民族同胞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和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同胞之间的认同感，更好地维护新疆地区的长久稳定和繁荣助一臂之力。丛书视角独特、文字量浩繁、信息量巨大，让新疆人民可以真正全面地知道自己，让疆外的读者可以全面地认知新疆，也让世界客观地了解新疆、了解中国。

丛书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审读处、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使得这部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编 者





序

我和高华都与阿拉尔有缘，我在那里当老师，而高华在那里成了我的学生。说是在阿拉尔，其实离开当时那个迷人的简朴小镇或农一师九团团部还有 20 多公里，是一个俗称作业站的地方。那里衔接着尘封的戈壁荒丘和胡杨林，衔接着壮观的大漠落日和冰河春融，那里是我们遗留了足迹和残梦的地方。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于我和高华又都是人生的节点。一个动荡的年代结束了，人们重新捧起了书本。我如今还常常回味那时阅读的饥渴和忘我，好似心中有一股炙热的地火誓不甘休地欲拱破厚重的坚壳呼啸而出。40 年后，我在高华的散文里也读到了同样的感觉，他深情地写苜蓿花，那是最早唤醒荒漠冬眠的一种植物，静静地，随着地暖风柔，她们破土生长，举起一嘟噜一嘟噜紫色的小花，让生活有了希望的色泽。我自然明白，那就是高华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景象，也是我那个时候的景象。那一年前后，我和高华都走进了新疆大学，我读研，他读本科，我们都告别了阿拉尔。

离开并非就是终结，一个在别人看来很不美丽的地方却是我们久远的牵挂。去年，我坐在南方的梧桐树下，欣喜地读着从北方飘来的近晚的炊烟、行走的歌谣、大渠的夜流和课堂里的琅琅书声。秋风在梧桐叶间滑出萧飒的声音，渐渐地冬日的暖阳在叶间印下灰



白的指纹，又渐渐地春风洗绿了一树的梧桐叶，变换的三个季节里，高华给我发来他回忆阿拉尔数十篇散文，往日的阿拉尔像清纯无瑕的童子摇着转动的风车从文字里向我扑来，我激动得泪眼婆娑。

这是高华的阿拉尔啊，也是我的阿拉尔。

谁的一生都有回忆，在年轻时尘封，在年老时开启，成为夕阳的观望，这是每一个人的喜悦或悲伤。有的人的回忆像密不透气的噩梦，有的人的回忆像撕裂的烈焰那样焦灼，有的人的回忆像揉皱的白纸的折痕一样单调，而高华的回忆是那么清秀、清新和清明。他曾经少年时的生活像无数清亮的眼睛，在向今日的高华传来岁月的问候，唤醒他的回忆像展开翅膀的彩蝶纷飞，高华的文章就是这样涌现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情思汹涌，笔墨勤奋，写成了厚厚一本，付梓出版，即为《苜蓿花语》。收编在内的文章情真意深，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言过饰非，他捕捉当年的欢笑，捕捉当年的憧憬，坦荡的叙述把坦荡的生活呈现给了今天的读者。

对于高华，回忆永远像初恋一样的激动，告别了又回头，忍不住再招手，于是文章像思恋一样缠绵。对于回忆，高华是永远的朋友，曾经留下的足印，将生活铺展到远方，每一步都踩得那么生气勃勃，绽放出绿芽，吐出生命涌动的气息。高华是有幸的，故乡的回忆让他富有；故乡是有幸的，高华的回忆让他美丽。高华写成的文章先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中间传阅，随后也在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受到大家热情点赞，因为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活水，水流并不大，不是汹涌澎湃的那一种，而是流动有声、流动有形，可以用我们的双手捧起来，即使水从指缝里漏出，也会让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便是高华的散文给我最主要的印象。他写人，不管是老师、同学、还是自己的亲人，都用自己的真性情去描述，是怎样就怎样，于是就见文见人，人和文都可爱起来。高华写事，总有一种遥远的感觉，比如炊烟是远远的（如今已没有了炊烟），鸡蛋也是远远的（现在





序

的鸡蛋不稀罕了)，演出也是远远的（在今天就不会惊天动地了），这“远远的”就构成了高华文章的意境，散发了岁月流逝的温馨。我曾经建议高华写得更块状一点，突现中心，现在想来我是多余的，高华的文章已经形成一股流动的笔势，再作梳理反而不自然了，现在这样就很好。

如今，《苜蓿花语》带着苜蓿花淡淡的草木气息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本书，也是一件珍贵的礼物，是岁月的馈赠，谢谢岁月。岁月永远是我们的影子，她证明我们的存在和生命，厚爱岁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尽管我们过得并不完美，但还是有许多美的风景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高华笔下的阿拉尔带着简朴粗犷的轮廓渐渐远去，今日的阿拉尔灿烂得如一颗闪亮的瀚海明珠镶嵌在一带一路宏伟的世界蓝图上。阿拉尔真是个好地方，过去让我们深深留恋，未来将更让我们翘首瞩望。

沈贻炜





目
录



一 岁月的律动

苜蓿花语	(3)
有它的地方叫家乡	(8)
奔腾的塔里木河	(13)
泪洒军垦坟	(18)
一条大干渠向东流	(23)
苇叶青青芦花白	(27)
看露天电影	(33)
阿拉尔的阳光	(38)
有个地名叫 88	(43)
三八桥	(47)
马灯记	(51)
从阿拉尔走出的影视大家沈贻炜	(54)
难忘恩师匡志伦	(60)
青春修炼手册	(65)
我的母亲陈老师	(72)
父亲的手提包	(77)
姥姥的一句话	(81)



仲喜同学的秋喜	(84)
永远的九团二中	(87)
永不消逝的声音	(93)
驰骋在新疆广袤的田野上	(98)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104)

二 近晚的炊烟

又见家乡的炊烟升起	(111)
地窝子的记忆	(114)
作业站，我的家乡	(116)
阿拉尔，我忍不住想你	(121)
谁不说家乡好	(124)
我有个名字叫叶尔肯	(129)
鸡蛋的记忆	(134)
苞谷面当家的往事	(138)
细语胡杨度万年	(142)
一碗汤饭有多香	(147)
拌面的诱惑	(151)
羊肉串的地位	(154)
妻做馓饭	(159)
塞外稻米别样香	(161)
十二户西村也是我的家	(167)
两个舌头的骄傲	(173)
岳母的仪式感	(178)

三 行走的歌谣

从北疆到南疆	(183)
--------------	-------





无处栖落的乡愁	(189)
一个人在外过年的日子	(193)
疑是春色在邻家	(197)
又是一季稻米香	(201)
家乡的雪	(207)
见字如面	(211)
哈赛·玉素普的教师之家	(215)
雅森·吐尔迪和他的“家庭奖学金”	(221)
山村邮递员	(223)
女子打工队	(225)
甜蜜的事业	(228)
军军当家	(230)
嗨，刀郎	(234)
一片乡心千里月	(238)
“阿拉”为阿拉尔加油	(241)
守望红柳	(247)
姹紫嫣红别有花	(252)



— 岁月的律动



苜蓿花语

每到三月底四月初，在乌鲁木齐的背街小巷不时能遇见维吾尔族老乡推着或拉着平板车，车上堆着码得尖尖的苜蓿。此时的苜蓿略带红根，一枝三叶，叶茎如指顶。远远地看起来碧绿碧绿的，走近一闻，一股淡淡的混合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扑鼻而来，那是来自春天田野的淳朴气息，这气息对于在茫茫冰雪世界生活了好几个月的乌鲁木齐市人来说，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谁都不免要加快脚步，把这春天的时令滋味拎回家，有的甚至驱车百余里到托克逊、吐鲁番等地，到田间地头采摘苜蓿，享受自己动手采摘的乐趣。其实何止是乌鲁木齐的市民，从天山南到天山北，从城市到乡村，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从南到北采摘苜蓿的行动步调是一致的，动作是整齐划一的，憋了一个大冬天，大家都想沐浴着艳阳好好咀嚼一下春天大地的馈赠，细细品味一下春天的美好味蕾。

一天下班后和我一起上街买苜蓿的一位“90后”小同事，拎着刚称好的苜蓿问我，“你知道苜蓿的花语是什么吗？”我不由得愣了一下，有些不解：“苜蓿还有花语？”我疑惑地望着他。“有啊！苜蓿的花语是

希望和幸福，当然还有美好的爱情。”听着小同事煞有介事的解读，我有些惊诧了。首先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其次完全没有想到这伴随我青少年时代的普通植物，竟有这么美好的象征和寓意。这在我眼中一直极其普通的植物，无论是可供人食的嫩苗，还是常年作为牲畜饲料的苜蓿干草，这来头不大也不能算小了，和奇花异草有得一比、有得一拼了。

我知道，眼下的这时鲜还不是乌鲁木齐市地产，是从吐鲁番一带运来的，用本土维吾尔族作家艾贝保·热合曼的话说，那是一个叫热馕坑的地方，在那阳光炙烤热气腾腾的馕坑里，什么植物和庄稼都会快生、快长、快熟，更何况是不惧严寒酷暑最早破土发芽的苜蓿。其实现在在南疆的大部分地方，人们也已吃上了头茬嫩嫩的苜蓿芽子了，在南疆苜蓿一年收割三茬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我的老同学们早已在朋友圈晒出他们用苜蓿烹调出的各种美食，苜蓿盒子、苜蓿菜团子、苜蓿菜炒鸡蛋、苜蓿饼、苜蓿饺子，等等，你完全可以极尽可能发挥你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对春天绿色食物烹调的想象空间，大展身手，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盘中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这充分印证了宋代文人释道璨的一句话“只将苜蓿荐春盘”。

苜蓿是苜蓿属植物的通称，俗称“三叶草”。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苜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作为牧草，是各种牲畜的优质饲料，这些基本的常识我是知道的，在小学的课本上就有，记得当时刚学会查《新华字典》时，我还特意查了“苜蓿”这两个字，除了它主要做饲料外，对它“嫩时可食”的注释印象深刻。

我从小生活在南疆，从春到秋和苜蓿打交道最多，割苜蓿、吃苜蓿、晒苜蓿，在苜蓿地呼朋引伴地捉迷藏，在苜蓿地大呼小叫地捡蘑菇，大人们搂苜蓿打兔子，一石二鸟，也不算什么新闻，在苜蓿地里我还平生第一次见到刺猬，既害怕又好奇，但记忆最深最有感情的还是吃苜蓿。

苜蓿的吃法，当然以头茬的新鲜为佳，而且味亦鲜美。小时候苜蓿





吃的可是不少，但花色可没这么多，单一得很。那不是大人懒，也不是没时间做，缺油少肉的日子，再有巧手也搭配不出那么多的花样来。那时，每年的三四月份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苜蓿及时地出现，不仅丰富了我们餐桌的颜色，更主要的是还让我们从中获得了维生素等长高长大的营养物质。凉拌苜蓿是全连上下家家户户最基本的吃法。苜蓿一露头报春，大人们收工或我们放学时，路过苜蓿地的田间地头，顺手摘苜蓿是常有的事，我们无师自通，会效仿大人，摘其叶茎的前三四节，回家的路上，顺便在大干渠或小支渠旁，在哗啦啦流淌的清渠水中冲洗干净，回家架上红柳或梭梭柴，烧上开水，把苜蓿在开水中焯一下，只需用筷子把苜蓿上下翻一下就行了，再入凉水浸泡几分钟，以增其鲜，而后可双手轻搓去除部分汁液。备小葱花、姜丝、红辣椒、蒜泥、醋及食盐等调味品，清油烧热后，倒入已备好的调料碗中，“扑嗤”一声，香气四溢，调匀入味后即可食用，无论是佐黄灿灿的苞谷面糊糊，还是配硕大的苞谷面馍馍都是绝好的美食。它不仅是家庭餐桌上很好的一道小菜儿，而且还是主打菜，前前后后差不多要十天半个月的光景，餐桌上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说句实话，多少让人吃得有些不耐烦了，就是山珍海味也禁不住天天吃呀，但有菜吃总比没菜强。连队的大食堂每年春天第一次吃苜蓿菜，看到那难见的绿色，大伙脸上的表情就像过年。其实用凉拌苜蓿来下酒也很不错，那只是现在酒店餐厅里的事，在那时是根本不可能的，谁家也没那样的口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多年后回上海的老师在微信中说，嫩苜蓿在上海叫草头，用苜蓿为食材做的菜，在一般的餐馆都价格不菲，更别说在星级大酒店了，他们一年难得吃一回，也因此特别地怀念在新疆时大包小包地采摘苜蓿时的情景。

那时刚刚萌芽的苜蓿地一般都会有人看管，怕大人小孩肆意地采摘，影响了苜蓿的正常生长，但看地的人看见我们这些小孩进地采摘，顶多吆喝几句，扔上几块小土坷垃吓唬一下就算完事，他们完全理解大伙过日子的不易和我们对这看似普通植物心中的无限渴望，包括对大

